

A Comparison Study of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uyin Zhang

College of Linguistics and Resour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Under generative grammar framework,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s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command, causation, permission, prompt, and allowanc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yntactic expression and semantic orient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English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usually has a relatively fixed sentence pattern and a clear semantic orientation, with explicit causative verbs. However,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Chinese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s more flexible, and different semantic intensities are reflect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Keywords

Analytical Causative Construction; English and Chinese Comparison; Syntactic Expression; Semantic Orientation

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对比

张甫吟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中国 · 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旨在对比研究英语和汉语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 分析型致使结构可归纳为五种类型: 使令类、致使类、允许类、促使类、任由类。本文发现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在句法表现、语义指向方面存在差异。英语分析型致使结构通常具有较为固定的句法格式, 通过显性致使动词表达因果关系, 具有明确的语义指向, 致使动词在语义上具有较高的区分度。然而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格式更为灵活, 不同的语义强度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

关键词

分析型致使结构; 英汉对比; 句法表现; 语义指向

1 引言

致使结构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 是表达因果关系的重要载体, 其中, 分析型致使结构以特定词汇或句式表达致使意义。金立鑫、陆丙甫 (2015) [6] 提出致使结构分为三大类, 即分析型、形态型、词汇型。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透明度最高, 谓语部分包含两个动词, 每个动词陈述一个子事件, 代表两个事件的动词的分离明显。

根据致使动词的句法表现和语义指向, 分析型致使结构可细分为五类: 使令类、致使类、允许类、促使类、任由类。其一为使令类, 是指致事发出指令让役事做某事。其二为致使类, 强调致事导致被使事件的发生。其三为允许类, 表示致事允许被使事件的发生。其四为促使类, 侧重致事促使被使事件的发生。其五为任由类, 突出致事放任被使事件的发生。不同类型的致使结构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相应的表达方式, 但存在一定差异。

在英语中, 分析型致使结构主要依托 “make、have、let、allow” 等显性致使动词构建, 典型句法格式为 “make/have/let/allow+ 宾语 + 补语”。而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则以 “使” “让” “叫” “令” 等致使动词为核心, 形成 “使/让/叫/令+ 宾语 + 补语” 的句法格式, 同时还包含 “把” 字句、被动句等具有特殊致使功能的句式。

鉴于此, 本文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下, 对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五种类型进行分类描写, 探讨两种语言在分析型致使结构表达上的异同, 以为英汉语法对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综述

学界关于分析型致使结构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江蓝生 (2000) [5] 在探讨汉语使役语义时指出, 使役是指动词有使令、致使、容许、任凭等意义。古汉语的使役动词主要包括 “教” “遣” “使” “令” 等, 现代汉语中主要包括 “叫” “让”。

邓思颖 (2004) [3] 提出 BECOME 语义本身蕴含状态转

【作者简介】张甫吟, 女, 博士, 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变义,包含 BECOME 的谓语属于“终结体”(telic),因此受事主语句、被动句、处置句等含 BECOME 语义的句式均表达终结体意义。后续研究中,邓思颖(2008)^[4]进一步指出移位后的受事论元未能获得格,BECOME 之上必须有一个能指派格的功能词(例如轻动词 CAUSE)。致使范畴 Caus 表示“致使”(CAUSE)义,如果某种状态的达成是有原因的,那么动词 V 在受达成范畴 Bec 扩展之后,还要受致使范畴 Caus 扩展。

蔡维天(2016)^[1]明确提出 CAUSE 为隐性使事轻动词,BECOME 为隐性成事轻动词,二者共同构成致使结构的核心功能范畴。蔡维天(2019)^[2]进一步指出,英语是一种综合性语言,汉语是分析性语言。由于汉语的强分析性,各个功能范畴显性或隐性地分布在句法层级结构上,汉语也是适于句法制图的语言。

综合现有研究,学界虽已关注到分析型致使结构的核心特征,但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分类与对比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型致使结构划分为五种类型,通过跨语言对比,深入探讨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异同。

3 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对比

在句法层面,英语分析型致使结构通常具有较为固定的句法格式“N1+V1+N2+V2”,致使动词与补语成分间存在明确的语法标记。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格式与致使动词的句法位置更为灵活,除了常见的“使/让/叫/令+宾语+补语”结构外,单双音节致使动词的交替使用进一步丰富了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表达形式。

3.1 使令类

a. 妈妈让我买些水果。(海伦·凯勒《教学报告》) b. Mom lets me buy some fruits. 例(1b)指派以下句法结构:
[TP [Mom]_i] [T' T[-s]] [_{VP} [_{t_i}] [_{V'} [_v] [let]] [_{VP} [me]] [_{V'} [_v] [buy]] [_{DP} [some fruits]]]]]

熊仲儒(2023)^[10]提出从论元结构角度,通过轻动词扩展主动词,轻动词为主动词选择事件参与者充当论元。例(1b)中,使令类的致使结构引进了轻动词 v,引入使事论元。Mom 移位至 TP 的指示语位置,满足 T 的 EPP 特征,为句子的主语 N1。轻动词 let 与时体范畴 -s 合并,构成 lets。在“N1+V1+N2+V2”的结构中,使役动词 V1 通常由轻动词充当,补语 V2 通常为动词 do,表达致事发出指令让役事做某事的含义。

3.2 致使类

a. 我的笑使得我感到困惑。(茅盾《腐蚀》) b. My laugh makes myself feel confused. 例(2a)的句法结构如下:
[TP [DP 我的笑]_i] [T' T[]] [_{CausP} [_{t_i}] [_{Caus'} Caus[使—得]₂] [_{BecP} [_{t_i}] [_{Bec'} Bec[感到]₂] [_{VP} [PRO]₃] [_{V'} [_v] [感到]] [_{AP} [困惑]]]]]]]

熊仲儒、邵士洋(2021)^[9]认为动补宾结构有致使-达成义(CAUS-BEC)。例(2a)中,达成范畴(Bec)和致使范畴(Caus)的语音实现为不同的形式。达成范畴实现为

具有粘着性的“-得”;致使范畴则语音实现为“使”,并吸引“-得”上移与之合并,从而形成“使-得”这一结构。致使范畴引进外部论元“我的笑”,即 phi-特征集完整,为“我”核查格特征,定为宾格。“我的笑”作句子主语 N1 为致事,“我”作为宾语 N2 为役事,“感到困惑”V2 为结果,即语义选择为[_{致事} 我的笑][_{役事} 我][_{结果} 感到困惑]。致使类包含因果关系,表达致事对役事产生了强制性影响。

引进零形式的论元 PRO, PRO 具有[+指代性]和[+照应性]特征(Chomsky, 1981)^[14]。根据控制理论,PRO 位于 VP 的指示语位置,得到成分统制它的 DP 控制,即“我”控制 PRO。所以零形式的论元获得了正确的解读,PRO 和先行成分同指,语义指向为“我”。先行成分与 PRO 存在局域语义约束关系,PRO 为先行成分的移位,移位遵循局域原则(张智义、倪传斌,2016)^[12]。

我们认为,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基本构式为“N1+V1+N2+V2”,英汉句法结构的内部生成机制和外在句法表现存在一些差异。由于英语是综合性语言,仅出现光杆动词“make”即表示“使—得”的含义。而汉语是分析性语言,汉语中表示致使动词则由“使”和“得”两个语素合并后共同表示使成义,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在表达上更加丰富。

4 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对比

在语义层面,英汉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义指向的明确性与致使动词的语义区分度。英语分析型致使结构依托固定的句法格式,如“make/have/let/allow+宾语+补语”,语义指向清晰,不同致使动词的语义区分度较高。而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中,同一致使动词常可表达多种语义,且存在隐性致使义结构,如“把”字句、被动句,常结合语境进一步明确语义关系。

4.1 允许类

a. 家长让他在外面玩。(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b. He is allowed by parents to play outside. 朱琳(2011)^[13]将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差异区分为使令义、致使义和容让义。容让义是指 N1 对 N2 行为的容许或任凭。在语义上,允许类和任由类和语义差别较小。

熊仲儒(2013)^[8]指出致使范畴(Caus)为动词选择事件的参与者,如“施事”等作“致事”。达成范畴(Bec)为动词选择“受事”等作“役事”,并且选择“结果”。例(3a)中,句子的主语为致事,宾语为役事。“让”是致使动词,语义选择为[_{致事} 家长][_{役事} 他][_{结果} 在外面玩]。例(3b)中,被动句式也可以表示“允许”,因此主语为役事,宾语为致事。

4.2 促使类

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中,同一个致使动词可能表达不同的语义。例如,“让”既可以表示使令类的致使意义,如例(1a) (“妈妈让我买些水果”),也可以表示允许类的致使意义,如例(3a) (“家长让他在外面玩”)。此外,

汉语中还存在隐性致使意义的结构,如“把”字句和被动句,虽然不直接使用致使动词,但仍表达致使意义。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中较为复杂的句式。宋玉柱(1981)^[7]认为在“把”字句中动词表示施事的动作,对“把”字的介引成分产生某种影响,使得该成分变成某种状态或产生某种结果。薛凤生(1987)^[11]认为“把”字句的致使义其实源自致使范畴 Caus,并指出“非把字句”如果包含致使范畴也具有致使义,因为致使义是致使范畴 Caus 的语义。

a. 他已经把这话儿告诉了她。(莱蒙特《福地》) b. He has told this to her.

例(4a)指派以下句法结构: [TP [他_i] [T' T_i 已经]] [CausP Caus' Caus [把] [BecP [这话儿] [Bec' Bec [-了]] [VP [t_i] [V' v [告诉]] [NP [她_i]]]]]]。

“把”是致使范畴(Caus)的语音实现,表示“致使义”,经常与达成范畴(Bec)配合出现。“把”字句中的致使范畴(Caus)可以选择致事,致事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或产生的原因,而达成范畴(Bec)则选择役事和结果。例(4a)中,达成范畴和致使范畴语音实现为不同的形式。致使范畴(Caus)语音实现为“把”,达成范畴(Bec)则实现为具有粘着性的“-了”,并吸引下位动词核心上移与之合并,从而形成“告诉-了”这一结构。

4.3 任由类

a. 婚礼(被)允许在大厅中举行。(比彻·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 b. The wedding is allowed to take place in the hall. c. * is allowed the wedding to take place in the hall.

例(5b)指派如下结构: [CausP [DP The wedding_i]] [Caus' Caus [is]] [PassP Pass' Pass [-ed]] [BecP Bec' Bec [allow]] [VP [t_i] [V' v [to take place]] [PP [in the hall]]]]]]]

在被动句中,引进被动范畴(Pass)。汉语中,被动范畴的语音实现为“被”,形成“被”字句。例(5a)中省略了“被”,形成隐性被动句,即无标记的被动句。英语中,被动范畴的语音实现多为“-ed”。“allow”与被动范畴(Pass)协约,协约后“allow”会向“-ed”移位,并与被动范畴合并为“allowed”。“allowed”是“allow”的过去分词,不能指派格。在例(5c)中,“the wedding”没有匹配格,没有格的名词短语不能成立,例(5c)不合法。因此,“the wedding”需移位到主语位置,指派主格,“The wedding”从VP的指示语位置,移到CausP的指示语位置,即从逻辑主语,转为语法主语,例(5b)为合法的句子。

5 结语

本文基于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探讨两种语言在分析

型致使结构表达上的异同。从分析型致使结构的五种类型,包括使令类、致使类、允许类、促使类、任由类,进行了跨语言的对比研究。本文研究表明,在句法层面,英语分析型致使结构通常具有较为固定的句法格式“N1+V1+N2+V2”;而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格式和句法位置更为灵活。在语义层面,英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具有明确的语义指向,致使动词在语义上具有较高的区分度;而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存在隐性致使义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等。

从对比研究中发现,英汉两种语言存在诸多不同,差异不仅体现在分析型致使结构上,也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整体表达方式的不同。英语是综合性语言,仅出现光杆的致使动词即表示双音节致使动词的含义。而汉语是分析性语言,汉语中表示致使动词则由两个语素合并后共同表示使成义。通过对比研究,深化对英汉语言差异的理解,为语言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蔡维天. 论汉语内、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J]. 语言科学, 2016(04): 362-376.
- [2] 蔡维天. 制图理论和汉语语法[J]. 语言学研究, 2019(01): 28-44.
- [3] 邓思颖. 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J]. 中国语文, 2004(04): 291-301.
- [4] 邓思颖. 汉语被动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J]. 当代语言学, 2008(04): 308-319.
- [5] 江蓝生. 近代汉语探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6] 金立鑫、陆丙甫. 语言类型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 宋玉柱. 关于“把”字句的两个问题[J]. 语文研究, 1981(02): 39-43.
- [8] 熊仲儒. 当代语法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9] 熊仲儒、邵士洋. 轻动词的类型与涉用范畴的归属[J]. 语言研究集刊, 2021(27): 230-250.
- [10] 熊仲儒. 当代语义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11] 薛凤生. 试论“把”字句的语义特性[J]. 语文建设, 1987(05): 61-62.
- [12] 张智义、倪传斌. 基于空语类对比的PRO句法语义属性及跨语言特例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01): 9-16.
- [13] 朱琳. 汉语使役现象的类型学和历时认知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 [14]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1.